

戰時日本的政治動向

著 濤



民發
出版
行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

著 濤 丁

全 民 出 版 社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全一冊

實價二角

著者 丁 濤

發行者 漢口交通路生
全民出版社

成南里六三號

經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戰時日本政治的動向目次

一	日本議會政治的消長與末落	一
二	動蕩的日本政局	九
	(一) 宇垣內閣流產的幕序	一〇
	(二) 林內閣崩潰的透視	一四
	(三) 近衛內閣的產生	一八
三	戰時日本的政治動向	二二
四	日本戰時經濟的動態	二八
五	日本戰時外交的底流	三三

六	戰時日本軍農的動態·····	三九
附錄		

日本戰圖力的估計·····	四七
---------------	----

一 日本議會政治的消長與末落

日本自實行大陸政策後，可說一帆風順，全未遭遇何等阻力；因而，日本軍部勢力也就逐漸抬頭，至「九·一八」瀋陽慘變，以及日本「五·一五」大議會內閣被刺，軍部勢力格外地膨脹，而一躍爲日本政治的中心。於是，日本政治機構，由常態的政黨內閣，形成了變態的所謂強力內閣，日本會議政治經此非常打擊後，也使一蹶不振，走上了末落的悲哀之途。

繼五·一五事變所發生的二·二六事變，可以說是日本全武行的政變，在事後，軍部雖引咎肅軍，而議會中也有人大膽指斥了軍人干政的不當，但是軍部的勢力依舊無損，反之，軍部更瘋狂地狂吼「非常期」，無限制的擴充軍備，並且在國策閣議中，軍部堅強地提出了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

當行政機構改革的問題，正鬧得烏烟瘴氣時，那經營十幾年的新議院建築，恰恰在那時告成，日本全國人士，尤其是政黨人物，一方面是熱烈的興奮，看這費了十幾年心血的建築，已成，一方面在這興奮之餘，又感到無限的悲痛，因為他們一面在回顧用無限血淚換來的議會史，一面目觀議會政治被摧殘得已體無完膚，一時反抗的情緒高熾了起來，各政黨除聯合作鬪爭外，並且報章雜誌作廣泛的宣傳，大呼「維護憲政」「復興議會政治」，聲勢好像很盛，但是所得到的成效是什麼呢，說也可憐，還不是屈服在軍部的指揮刀下，在此，不妨把日本議會政治來作一下檢討，明瞭他消長和末落的經過。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初，一切制度，急劇地開始了轉換，國力也逐漸地強盛，但是政情仍是非常的不安定，當時木戶孝允適從歐美考察歸國，深察政局之癥結，故首先建議朝廷，請即制定憲法，同時，積極提倡自由民權主義的板垣退之助氏，也上建議書，請設立民選議院，因此，日本民間輿論，一時羣起響應，但當時壟斷日本政治的薩閥，對這項運動，壓制得非常利害，經過了幾次流血的爭鬪，民權派才戰勝了官僚閥族，明治天皇鑒於民意所趨和時代

的進展，終於在明治十四年（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勅諭決定於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民權派獲得了開設國會的勅諭，便轉向了政黨的組織工作。

明治二十三年七月一日，舉行了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初次，但是爲了多年鬭爭的關係，所以選舉戰一開始，就很激烈，當時競選的政黨有改進黨，保守黨，自由黨，大同俱樂部，九州進步黨，自治黨，中立黨及官吏和無黨派議員總共三百名，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議會總算開成了，但當時官僚政客仍不改舊態，對議會一味嫌惡，認爲議會是惡魔的巢窟，議員是無賴的集團，當時山縣（有朋）內閣，便不客氣的拼命加以壓迫，畢竟因爲議會中的多數議員，立在反政府的立場上，所以內閣要實施的政策，便受着種種的牽制，這是議會初期的現象。

第一次議會舉行時，朝野對於議會政治的經驗，都很淺薄，一切都無甚準備，經過第一次議會後，才有了進步，翌年（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召集第二次議會，但於繼續第二次議會中，（明治二十五年一月二日）議院忽然失火，費了十個月，在原地建築

完成，日本議會，從第二次會議與官僚關係開始了猛烈的鬥爭，經過了餘年之久，日本議會轉變到新的階段，在明治末年，政黨內閣才正式出現，到大正十三年，的護憲三派內閣成立，可說是日本議會政治到了全盛時代，日本的政體，全握在政黨的手掌中了。

自從「五·一五」事變發生，大養毅被刺後，政黨內閣的壽命，也就此壽終正寢，而日本法西斯逐漸的抬頭，終于使政黨勢力逐漸崩潰。

日本議會政治的多難，也不是新有的現象，不過最近是趨向破散的道途，在日本政黨運動以至憲法的制定，其間已經有否定政黨政治的存在，而以不偏不黨為內閣主體，務使政府權力超然於政黨，即是說內閣不由政黨來操縱，例如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當初便是一個政黨政治的否定論者，而傾慕普魯士麥一派的官僚政治，因此在憲法制定時，各政黨的人物，因為他們的幼稚，竟沒有企圖政黨政治，這也可以說，日本政黨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不過，政治思想是隨着時代潮流演變的，官僚關係確實是制政黨活動，但憲法實施後，經過一次議會的開會，官僚的超然內閣，竟逐漸被淘汰了，因為照立憲政治的精神，應立

法及預算等，政府非經過議會的贊助和通過，是不得實行的，雖然政府在短時期內可以施行前年度的預算或藉緊急勅令爲應急的處置，但祇能在短期內運用一下，若要維持其內閣較久的壽命，定須獲得議會多數贊助。

議會構成的因素是政黨，內閣要把握議會勢力，非得以政黨形式來活動不可，這是一般國家憲政的常道，日本自憲法制定後，當時一再出任內閣的伊藤博文及桂太郎等官僚，也屢次受政黨的聲援，方得維持內閣的壽命，所以事實上，在官僚與政黨間，已互相提攜；且官僚們更進一步各自組織政黨，在議會中積極活動，如伊藤博文與桂太郎等，都自任政黨領袖，因此，也就漸漸地確立了政黨政治的途徑，自從明治末年，一直到「五·一五」事件爲止，其間內閣，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建築在政黨之上的，在議院中佔據多數的黨首，往往會受到組閣大命，而出組某黨內閣，然而這種帶有官僚式的政黨政治，並沒有解除日本國民的切身痛苦，在以前薩長閥霸佔政權時，曾引起國民非常的忿怒，同樣，非正軌的政黨政治，也使日本國民發生很大的反感，最近日本人民的放棄選舉權的逐漸加多，就是一個明

白的答覆。

如上所述，政黨的存在，實在是憲法政治所必然的要素，一個憲政國家，沒有政黨，等於一個機械人，沒有靈魂一樣，假若沒有政黨，則憲政只是一紙具文，因為議會的產生，根本是由國民的選舉而成立的，代表國民決定國家大計，在議會中某一議案，非經多數贊同，則無法通過，總之，若不能獲取多數意見，則在議會中想企圖優勢，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議會制度，是多數表決的制度，則多數表決的力量，全在能支配多數的議員單位，所以除借團結為團體力量外，實無更善辦法，於是政黨在議會中的出現，成為極自然的現象了，日本，一面是高唱維持憲政，一面又積極否認政黨的存在，實在是一幕世界上的滑稽劇。

根據日本法西斯軍部否認政黨存在的理由，認為政黨並非議會制度中必然的產物，反之，有了政黨的存在，會使議會擾亂，且徒然生出許多弊病來，例如：政黨為維持該黨的勢力，尤其為制勝選舉起見，每次必需巨額資本，為獲得此項巨額資金，大多數不得不仰賴資本家，迨獲取政權後，又不得不濫用權力，祇為資本家謀利益，而使國民失卻了整個利益；再

另一部份不仰賴資本家的，也不惜採用其他不光明的手段，以求取資本。隨着每一政黨掌握政權的結果，往往祇顧到該黨本身的利益，而忘卻國家和國民大眾的真正利益。再者，一般公務人員本應公正無私地為國家服務，但因政黨關係，更不易忠守職務，此外每次選舉，缺乏光明的競爭，而盛行收買投票，或者在朝黨利用權力干涉，因而選舉結果，所有代表很少真能代表國民的意見。除以上之外，軍部以為否認政黨的最大理由的一點，即政黨政治，每遇國家大事，缺乏決斷力，尤其在非常時期，政黨政治，無力肩負重責，更不能施行強有力

的政治。

日本軍部的積極否認政黨政治，是藉着運用非常時期來抨擊的，因此很聳人聽聞，自從二·二六事件爆發以來，更急轉直下，行政機構的改革，就是最露骨的代表，日本軍事是更積極地實行法西斯化，所以在拼命地做着侵略的暴行，日本軍部的獨裁政治思想，非但深植於上層份子，並且瀰漫到一般青年將校的腦海中，二·二六事件，就是例證。

一五、一五一、一二、二六一事件，都其日本少壯派軍人所加於元老重臣的血腥行

爲，這兩次的暴行，就是軍部向政黨、官僚、自由黨派直接進攻，在軍部這樣積極使用恐怖行爲，及強壓手段以擴張強化其獨裁政權的過程中，而日本政黨所表示的，都是一種半身不遂的癱軟症，依舊在那裏想爭權奪利，而不能立刻團結一致。過去，爲了爭奪內閣的交椅，不惜引狼入室，請軍人加入，藉軍部的威力，來壓制敵對的政黨，齋藤內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從齋藤內閣倒台以後，純粹的政黨內閣即告終結，而造成了混合的內閣，從此政黨的一舉一動，就必須聽命於軍部的一顰一笑，政黨就成了軍部的掌上玩物，議會政治的命運，在這種引狼入室的舉動下，結果了他的生命，所存活的是一張廢紙。

軍部與政黨的鬭爭，不是偶然的，其主要的因素，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矛盾，在五·一五事變前後，日本統治階級內部很明顯地已經表現了因施行侵略政策的緩急不同，發生了衝突，在這鬭爭中的主角，一方是代表金融資本家、商業資本家、輕工業資本家，這部份的勢力，多半在元老、重臣，與政黨官僚方面，一切是主張穩健，尤其對於內政，主張保持「民主憲法」，但是代表軍需重工業資本家及地主利益的軍部，他們是主張不顧一切地

進行向外侵略，實行排除政黨官僚以及元老們把持的政權，實行貫徹軍事獨裁，因為政黨的軟弱，軍部在這幾年來就着着得調勝利。

既成政黨的末落，最主要的主因，是脫離民衆，政黨既然沒有民衆來支援，必然地將日趨黑暗之途，無論政黨如何地叫着「議會再生」，「政黨收復失地」，永遠是既成政黨的幻夢，誠如日本評論家所說，政黨還執迷不悟，不實行與民衆攜手，幫助民衆勢力的長成，藉這種廣大民衆的結合，消滅獨裁力的軍事勢力，東京新議會堂的落成，正是議會政治的葬身之所，現在事實來證明了，政黨非但沒有覺悟，並且屈服在軍部勢力支配之下，軍部所提的議案，他們認為勅令似的，立刻通過，表示他們的忠實。

二 動蕩的日本政局

一 宇垣內閣流產的幕序

日本自確立憲政以來，內閣之流產者，宇垣爲第二次，第一次清浦內閣的流產，因爲軍部要求過苛，致忿而拜辭大命。而宇垣一成，係日本軍人的長老，且最近十數年來，宇垣閣一聲勢熾，人所共曉，當宇垣氏出任組閣，日本人民認爲此時期最適切的人物，然竟爲陸軍所反對，宇垣內閣，終於流產，正因爲宇垣內閣的流產，更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抬頭。

當一月廿一日，日本第七十次國會第一天議會中，政友和民政兩大政黨的代表，並繼衝進了第一陣質問後，廣田的官僚內閣，遭遇了難關，因而辭職，此舉在日本議會史上亦屬罕有的現象，在過去，內閣有不得不總辭職者，大概因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條件不獲通過，而政府爲貫徹其政策起見，於是先試行疏解，疏通無效，可將議會解散，否則即內閣自行辭職，卻少見尙未到討論議案時，內閣即告瓦解。然而，廣田內閣爲何不戰而敗呢？原來祇是陸軍與政黨對立的尖銳化，在廿一日議會中，寺內陸相見各政黨形勢洶湧，當夜即促開緊急會

議，堅持主張解散議會，但政黨出身的四位閣員，表示解散議會，尚非其時，若此時立即解散，則顯係非立憲政治之行爲，所以表示不同意，然軍部意見強硬，說明不解散議會，則本人辭職，因此，廣田內閣趨於崩潰。

廣田內閣瓦解後，天皇詔勅元老西園寺進宮諮詢繼任首相人選，因西園寺臥病興津別莊，由內大臣湯淺氏往興津傳達聖旨，當經孰慮思考，決定保奏宇垣一成大將爲後任首相，於是組閣大命，卽降於宇垣。

當西園寺奏薦宇垣一成大將爲後繼內閣總理者，乃對於廣田內閣瓦解之本質，軍部與政黨的正面衝突，尤其陸軍與海軍潛伏的對立的種種時局的認識，而作銓衡標準的。換句話說，西園寺銓衡後繼首相的根本方針：（一）後繼內閣的總理，須能緩和軍與政黨的衝突，更進而芟除其間的對立。（二）本人（繼任者）須負有聲望，具有政治手腕與政治經驗的人物。前兩屆內閣首相岡田廣田，都是欠缺政治經驗與手腕者，所以對於時局安定策易招致失敗，西園寺銓衡宇垣一成擔任首相，係採取人材主義，該後繼內閣首相，並非與現下

以軍部爲中心的澎湃的革新意識和革新改革全然無緣的人物，而是須能相當實現此種革新政策者。(三)在改善目下複雜的陸軍部內的意義上，得能予以適切指導的人物。(四)不是形式上的舉國一致，而需要組織實質上強力舉國一致內閣的人物。(以上銓衡標準，見一月廿五日東京朝日新聞)在這幾點原則下，所以就決定了宇垣大將。

宇垣奉詔後，即設立組閣本部着手閣員銓衡，廿五日午後四時至陸相官邸訪問寺內陸相（即目下在華北指揮敵人居殺我同胞者）首述組閣方針，並披瀝其所懷抱的政綱政策，繼請陸軍協力和推薦後任陸相，寺內即將部內情勢詳細說明，至推薦陸相，當面並未表示，此係宇垣與陸軍初次晤談之經過，當宇垣離陸相官邸後，陸軍部首腦人物，即開始猛烈的反對宇垣組閣，在各報發表聲明，謂因「完成肅軍」與「部內統制」起見，堅決拒絕推荐後任首相，樞密院顧問石塚英藏氏對陸軍之公然反對宇垣組閣，認爲顯有干犯大權（即干犯天皇諭旨）的行動，曾當面警告寺內陸相，請加注意，但是法西斯蒂的軍部，並未因爲有干犯天皇諭旨之嫌，而稍斂跡，依舊貫徹了他們的主張。

宇垣要貫撤組閣的初衷，雖然遭遇困難，還是作困獸之鬪，在二十六日午後九時，宇垣氏發表談話：「組閣進行遭遇此種困難，本人實甚遺憾，惟鑒於日下時局，仍擬竭微力，求萬全之策，此係余之責任，決再慎重考慮，加以善處。」二十八日，今井田氏代表宇垣訪問寺內陸相，作最後之折衝，會見結果，陸相意向，依然堅持不變，至此，已再無商量之餘地，而宇垣又不能運用非常手段，組閣危機，亦至最後關頭，故於翌日，在悲忿之餘，決心拜辭大命。

軍部堅強反對宇垣組閣，依其一再聲明，均不外為「完成肅軍部內統制」，但此種空洞理由，僅掩飾法西斯之獍彘面目耳，其最大原因：（一）現在日本陸軍中堅人物，業已結成「統制派」集團，即法西斯化，但時日未久，基礎未固，此時若允擁有龐大潛勢力的宇垣大將出任組閣，則法西斯集團，恐多挫折，因而堅強反對。（二）近年來「宇垣閥」之聲，勢為「閥」外軍人所畏懼，尤其少壯軍人感受威脅，常思突起打倒「宇垣閥」，過去五·一五事件，相澤中佐事件，以及二·二六事件等，少壯軍人的暴行，也含有打倒「宇垣閥」的意義。

宇垣內閣的流產，暴露了日本軍部內在的矛盾，而且法西斯的少壯軍人派，更加速的抬頭，握了日本的政權。雖然以干犯大權對他們加以警告，可是並沒有移動他們分毫，宇垣的致命打擊，完全是法西斯的強化，而自己不能運用非常手段的結果。

二 林內閣崩潰的透視

日本林內閣的壽命，僅僅支持了四個月，終於遭遇不可避免的崩潰命運，而宣告辭職，在日本歷史上，是僅有的短命內閣。

近年來，日本政局，陷於動蕩不安中，自從二·二六事變後，日本人民是注意在肅軍，當林內閣成立時，人民的視線便集中在林的動靜；因為人民對爲宇垣組閣失敗與林的出任首相，抱着許多疑慮，一般人且認爲宇垣與林之成敗，恰是目前日本政局安危的信號，林登台後，果措置乖謬，言詞也很恍惚，日本某政論家曾諷之謂「盲人騎瞎馬，亂跳亂蹶」！這種形容，並未過甚，緣林本人既無政治經驗，個性又復頑強執拗，加之受軍部少壯派的誘惑，與

穩健派的軋轢，居然以「昭和維新」大功臣自居，而掃除其目中所謂「羣醜」。林在扮演的前夜，曾放出「精神主義」、「祭政」等妙論，接着是「發揚獨特的憲政」來實現「強力政治」，其閣宗明義即拒絕一切政黨人物入閣，壓煞既成政黨，忠實於法西斯，撕毀日本的議會政治，迨閣員名單正式宣佈，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個「跛腳內閣」，（十二席閣員由七人兼辦）完全是個貨真道地的「弱體內閣」，而林銑十郎卻自得其樂，既成政黨，固不在其眼內，即元老重臣以至財閥（除軍需工業等財閥外）也視為無物。在四個月內，林氏的得意劇作，要算突然將衆議院解散的一回事，當議會閉幕之日，忽成解散之時，真為日本議會史上的奇蹟，在林氏可謂志高氣揚，聲言非如此不足以懲罰政黨，實際林氏此舉，僅忠實於軍部，而於日本的政局更趨於動盪而已。解散後選舉的結果，既成政黨，非但沒有被「懲」一下，無產政黨却乘機發展，而御用黨的昭和會銳減到祇有六席，雖然在總選舉中用盡種種非法壓力，依舊無法挽救他的危運，東京日日新聞的那位蘇峯翁，也嘆息似的說着：「林內閣的前途，完全是荊天棘地，不管什麼事都被淤塞住了，不管那一方面，都成了敵

人。」林內閣的前途，完全是過於倚賴軍部所致。

據他的自供——內閣辭職宣言——其兩大要點（一）承認現內閣辭職，乃由於三月廿一日解談議會面激起的反政府運動所迫使，（二）對政治刷新新政策內數點未克實現，表示遺憾，但可以宣說刷新政治之基礎，業已完成。」

解散議會為倒閣的主因，就是說，法西斯的御用工具，在民衆厭惡之下，走上了倒台的途途，林氏也不得不公然的自認了；至於所謂政治刷新新政策內數點，未克實現者，係指高度擴張軍部權力而言，也因此不能得到法西斯的歡心，所謂已完成政治刷新之基礎，乃軍部所決定的重要政策（國防外交），林已安置定當，後繼內閣總理不論何人，均將不能輕易更動，可說對軍部的臨去秋波。

林內閣的出現，當非偶然，自有他的背景，法西斯替他撐腰，假如能圓滑進行，則不特政黨，尤其是元老重臣以及官僚等，一時也無法作難，奈林氏既應付無方，又一味亂雜他的指揮，好像在他指揮刀下，一切都曾絕跡，初不料形成衆怒，而林仍頑強，一再宣說在特別議會

時，必將議會再行解散，且不惜更作第三第四次的解散。以至議會勢力完全爲政府勢力時方止，這種咄咄逼人的氣燄，實對客觀情形缺乏認識所致。直致四面楚歌，無能爲力，軍部爲他自身計，就願勢將他一脚踢散，促其早亡，這並非軍部對政黨重臣有所讓步，他不過爲迅速推行其政策，而另覓適當人物再邁進而已。林內閣僅被軍部強姦後而遭到去棄的悲運。

日本政局的動亂，本來沒有一次不是軍部作祟，而且每次政變，軍部勢力，便更進一步，現在軍部勢力的膨脹，已具有決定日本政治動向的權力，在目前，如果沒有軍部勢力的支持，則任何方面或方式的政權，都不容你樹立，宇垣一成是八面玲瓏而饒有潛勢力的人物，一經軍部的阻撓，內閣終至流產，從這點就可以看出了，至於林內閣的成立和崩潰，也是軍部作祟，假如軍部極力支援，林內閣還是可以延長壽命的，在目下日本的軍部，任何力量，都無法動搖他的權威。

近年來日本政局的動亂，與軍部勢力的日益高漲是並行的。換句話說，由日本立憲民主政治的衰頹，至軍人獨裁政治的確立，在日本政治史上，顯然具有劃時期的意義。

三 近衛內閣的產生

林內閣雖然對軍部不絕地表示忠實，但是軍部爲了自身膨脹起見，不幸得很，林內閣依舊被遺棄了，在林內閣崩潰的當兒，陸軍部爲了貫徹他法西斯的政見，在當日午後，即召集陸軍幹部會議，協議結果，決定了內閣人選的標準，應由軍、財、政黨、官僚等組織強力的內閣，以期革新政策之實現，日本政局的畸形，事實早放在眼前，自五·一五事件發生以來，政黨內閣，早由第一線退出，而到崩潰的趨勢，明治維新以來的議會政治，根本發生了動搖，屢次演變的政潮，完全是軍部所操縱，引成了反常的日本政治形態，對內是增稅及發行巨額公債，來實施軍部的膨脹豫算，對外是劍拔弩張，舉世側目，日本國民的不安之聲，已震動了日本社會臺閣的屋瓦，但是軍部的主張，不因國民的不安，而稍和緩，並且更猛烈地向前推進，爲了要達到他的目的，不惜把馴羊般的林內閣來做他的犧牲品，在五月卅一日林內閣辭職的一天，軍部的召集會議，無疑地向着元老重臣的示威，給未來拜受組閣大命者以威

脅。日本的政局重心早已操在軍部之手，這次林內閣的犧牲，在六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的通訊，有着這樣的記載，第一是林氏應付政黨手段的拙劣，第二是林氏雖然組織各種委員會，以求刷新國政，然陸軍所要求之建設方案，林氏未能實施，第三是恐金融局勢，今後將愈臻險惡。軍部的這段聲明，十分的露骨，林氏雖然在撚鬚盤幹，還是沒有使軍部滿足，在最近來的幾次內閣，完全是做了軍部的犧牲品。

在內林閣辭職後，近衛氏繼任組閣大命，這次近衛氏毅然出任組閣，實在早已得到了軍部的諒解，在他正式發表組閣的方針裏，早就明白他是屈服在軍部的刀下了。他新發表的是：（一）緩和招致林內閣傾覆的各方面的摩擦，並以軍部、官僚、財閥、政黨之合作為基礎；（二）由政民兩黨各吸收閣員一人；（三）林內閣既非因政策而傾覆，則林內閣之根本政策，將仍予遵循；（四）為繼承林內閣政策，前閣中可留任者仍使其留任；（五）為特別注意財政經濟之行政計，將以最慎重之考慮遷選藏相。在以上的方針裏，恰恰與上月卅一日陸軍幹部會議所決定的方針如同出一軌，並且允許軍部的一切要求，爲了要見好軍部，堅請杉山

陸相留任，順利組閣。杉山陸相提出了以下五條：（一）澈底施行國體明徵；（二）充實國防；（三）統一航空行政；（四）穩定國民生活；（五）刷新議會。這五項要求，近衛表示忠實起見，全部允許了。

以上的事實可以證明近衛內閣所實行的政策，依然是採取過去林內閣所決定的政策，並沒有新的方針，不過在閣僚中充實了數量罷了。爲了減少各方摩擦起見，把軍、財、官僚、政黨溶於一爐而已！我們假如把閣僚來加以分析，更可以明白近衛內閣，完全是繼承軍部的意志，馬場鐵一氏，在廣田內閣時，最忠實於軍部，造成三十三億巨大的豫算，而在近衛內閣中擔任內相的要職，中島水井兩氏，雖然是出身政黨，但是已經是變種的角色了，在林內閣和政黨劇烈鬭爭時，他們高唱政黨更生，和有馬賴寅氏發生密切關係，團體新黨組織，得到了軍部的好評，得到了近衛內閣中閣僚的椅子，總之近衛內閣，是四頭混合政府，是達上了軍部政治的階梯。

近衛內閣，其閣員如下：內閣總理近衛文相，外相廣田弘毅，內相馬場鐵一，藏相杉山元，

海相天白光正，財相賀屋與宣，文相安井英，逓相鹽野季彥，農相有馬賴富，商相吉野信次，逓相永井柳太郎，鐵相中島知久，拓相大谷尊田，在這些閣僚中，我們可以知道，全部是軍部夾袋裏的人物，忠實於軍部份子，近衛除了加速地執行軍部決定的路線外，實在是毫無其他的辦法，而且更暴露日本憲政污點的，就是在林內閣辭職時，軍部發表聲明，陸相不與內閣同進退，決取單獨行動，一個閣員，不隨內閣同進退，且取單獨的行動，實為世界各立憲國家所未見，在日本或許是司空見慣吧！

日本政權，操縱在軍部的手中，就是日本的人民或皇室，也無法加以否認，實際上，與其說是軍部，還不如說操縱在陸軍的手中，因為最近幾次的政變，完全由法西斯的陸軍所操縱的，海軍是處在被動的地位，並且陸軍與海軍，逐漸形成了對立，近衛內閣，也就是陸軍的御用工具。

三 戰時日本的政治動向

近五年來，日本政治變構，表現着不可解結的矛盾，發展着永無宿息的愈演而愈尖銳複雜的鬭爭，內閣是此起彼伏，一般元老重臣，雖功在國家，而法西斯軍人，縛而殺之，宛如鷄二·二六事變中，據陸軍省發表：「本月前，五師團，一部份青年將校，襲擊下列各所：相宮邸，岡田首相即死，（其實死者是岡田，美弟）教育總監官邸，渡邊教育總監即死，侍從長官邸（此係天皇之侍從長）鈴木侍從長重傷，牧野內大臣寓處，（湯原伊東屋旅館）牧野行蹤不明，高橋大藏大臣私邸，高橋大藏即死，御是政府雖視為異變，僅把小兵士的性命槍殺了幾個，就算敷衍了事，實質的主動者，是不敢公開檢舉的，日本的政治，早已是恐怖的政治了。

在這種強盜式恐怖政治的情勢下，一般保守的元老重臣官僚政黨，財閥或明或暗地與軍人法西斯勢力進行着不斷的鬭爭，廣田的官僚內閣傾覆了，換了一個軍人林內閣，林內閣被法西斯軍人遺棄了，又出現了混合元寶湯的近衛內閣，每次的起伏，僅僅是換了湯，藥還是原來的幾味，質量的變來變去，還是脫不了軍部攪權的法寶。

近衛內閣的成立，並未消滅了日本內部的矛盾，而是擴大新的鬭爭的一種準備，換句話說，它的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軍部發動對外戰爭的張本，同樣是弱體的內閣。

因為近衛內閣中，是以影響和支配內閣的，當然是陸海軍的樞桿政策，不過我們如果僅僅是這樣直覺的認識，又未免過分看重了軍人法西斯在日本政治機構中的支配力量。我們可以這樣說，近衛內閣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的產物，由幾種互相對立的力量湊成的，其中官僚的勢力，卻也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如財相賀屋，文相安井，商相吉野，外相廣田，法相鹽野，內相馬場，都是日本政治機構中著名的官僚集團，但是代表的後台，是不一致的。近衛本人便代表了三種勢力：（一）貴族官僚，（二）法西斯軍閥，（三）資本閥。財相賀屋，商相吉野，

則代表革新的世界勢力，文相安井，海相鹽野，內相馬場，外相廣田，則代表法西斯官僚勢力的。此外如遞相永井（民政黨），鐵相中島（政友會），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國民同盟），這三位都是披有政黨的外衣，而具有法西斯官僚實質的。

但是日本的政治，社會機構，因我們全面的抗戰，形成了怎樣狀態呢？不消說，在表面上，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動員，和我們的動員，是成正比例地進展的，我們的陣線，是堅強的全民統一抗日陣線，而敵人所號召的是所謂「舉國一致」。我們在實行着空前未有的全國各黨各派的團結，而敵人亦在策劃暫時停止法西斯，強健軍人，重臣，官僚，政黨，財閥的明爭暗鬥，以圖鞏固近衛內閣的實體。（例如宇垣一成大將於一度遭刺後，而被邀入閣，任對華政策顧問，以及新官僚河原田小原直等發起組織時局研究會，援助近衛內閣，同意加入者有軍人法西斯巨頭荒木貞夫，建川美次，老官僚芳澤謙吉，新官僚後藤文夫，田中都吉，政黨櫻內幸雄，蟷母木桂吉，前田米藏，島田揆雄等政治情勢推移，便是明證。）並且在對華侵略戰下後，竟用通過了二十餘萬萬元的特別軍事預算外，又在發行二萬萬元的小額國公債，

用強迫手段向中小層人民承銷，因此日本的中小層人民更陷於慘境。

● 很明顯的，日本下了所謂「磨懲支那」的動員令後，馬上就加強政治的高壓，一切政治的活動，如果違反軍部意旨的，都遭受嚴厲的禁壓。東京某日報總主筆，曾私下告美國訪員說：「他們本來發行報紙的目標，是適合讀者的口味，報告確實的消息，現在則一味迎合軍部的意旨了，軍部所歡喜發表的消息，完全是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宣傳新聞。其他朝鮮、臺灣新聞，都被檢扣得乾乾淨淨。七月十二日，軍部當局會召集各報各雜誌發行人及主筆，指示如何發表華北消息，如何撰寫社評，如何擁護軍部政策，各報並均奉令從事募捐現金及慰勞品，企圖使民衆認為各報均一律擁護軍部政策。」（見十月七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

這段消息，非但說明了目前日本政治高壓力的真相，並且暴露了日本政府的恐懼民衆勢力的爆發。而且最近在前線敵人的陣地上，我們又發現了日本無產黨所屬各團體秘密散發的告出征中國士兵書，寫着鮮血淋漓的血淚之詞，湧現着無限的悲苦的反戰爭的情緒，其中有一段說：「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愛國觀念，乃是大眾生活的向上。」

蹂躪大衆生活的軍部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盜賊，我們要即時和平軍部啊！
兵的命來……」

日本不但是無產黨和勞苦大衆如此，而軍人機構中，也有許多反對戰爭的。他們的主張是進行昭和勤王的義舉，剷除軍人法西斯的專政，因為這次對華戰爭的發動，不是日皇的本意，而是法西斯軍人挾持的行爲。日本現役將校團，在其致華北將士書中，曾把日皇的真相向士兵宣佈說：

『九月四行天皇陛下幸臨時議會時，發表了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立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中國以中正和協的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和平。）上述的勅令，驚駭了軍閥，當天皇離開會場後，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暴露，迫令在會的人員嚴守祕密，用種種威脅，不許洩漏天皇的勅語……因此軍閥要廢立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軍閥真是昭和的叛逆者，我們要即時決心救兵，即時宣佈討賊憲權會上陣……』

日本戰事還沒有持續到三個月，日本的財閥，已有反戰的暗示了，代表金融巨頭的東京中外商業新報曾載著名評論家津田清一的文章，指出：「日本戰時求舉國一致，惟戰後萬一對中國交涉，不能保障東洋永久和平條件，則國民必怒髮冲冠……」這種論調，充分代表了財閥的心理，戰而勝，財閥固然是感激的，可是戰而敗，財閥必然是怒髮冲冠了。

在以上列舉的許多事實，已經暴露了日本各階層對此次對華侵略作戰所取的态度了，在這種現象中，我們知道日本國內鼓吹戰爭者完全是軍人法西斯。而因這次戰爭的消耗，無疑地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引起農村破產的深刻化，這是必然的事實。

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對華作戰，日本國內人民生活將因此而更陷於悲慘的境地，這是不待言的，就是城市的一般大衆來說，「包括小店員工人，小商人等」，在生活上也必然會發生（一）因急性通貨膨脹之進行，而影響物價的高漲，收入的無形低減；（二）因捐稅的增加，而加重這資產階級所轉嫁的負擔；（三）因軍事徵發的必要，而加強徵調服役，延長工作時間。就農村的一般農民大衆來說，在戰爭進行之際，必然會發生（一）軍需徵調服

役的加強，徵兵制度的厲行（二）捐稅的加重（三）因農產品輸出貿易之銳減（如絲、茶等）使農村陷于二重破產的境地（女工失業，收入減少）（四）農民離村現象的更形顯著（農民都被徵發到前線送死或軍需工廠服役）。這樣的戰爭，只有加深他們的苦痛。

日本對華侵略的結果，無疑的，促進他們內部矛盾的加深，政治機構發生動搖，同時還會促成東亞各弱小民族抗日的大聯合，但是這決不是短期內就會爆發的，因為現在日本法西斯軍人的力量，還能支持他的殘局，必須我們加緊的努力，儘量將戰爭延長下去，日本的內部，必然會崩潰，而法西斯政權也隨之而會倒台的。

四 日本戰時經濟的動態

近幾年來，日本財政上的特點，是軍事費的日趨增加龐大，經濟上的特點，是戰時經濟

濟體系的強化。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歲出決算是十五萬萬圓，但一九三二年就膨脹爲二十萬萬圓；以後數年雖續有增加，但是以去年的二十三萬萬圓爲最高，可是今年的預算，則驟增而爲二十八萬萬圓，今年的預算和一九三一年^的決算比較，全體的預算雖然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在歲出的各部門中，只是軍事費和公債的利金，年有增加，至於其他的行政費用，雖有一部份略有增加，但有的甚至減少。日本拼命增加軍事費，強化戰時經濟體系的財政經濟政策，所得到的結果，是今年上半年空前的六萬萬四千一百萬圓的入超。這個龐大的數字，很明白的表現出日本經濟力量的衰弱，我們根據這個數字，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經濟力量，是不夠他來實行它所希望的戰時經濟體系。

爲何增加財政預算，膨脹軍事費，可以使輸入增加，而形成入超呢？這是因爲所增加的軍事費，一部分當然是用之於整理部隊，但是大部分是用之於擴充軍備的；而如此巨額的準備，日本本國的生產力，無能供給，於是只得由輸入來補充。所以輸入數額，因爲軍事費的增加，而大爲增加了。如果在經濟力量健全的国家，軍需生產力雖不足，而其他方面的生產

力充足，則由擴充軍備而擴大的輸入，可以由其他方面的生產物的輸出來填補；總之，輸入增加，能以增加輸出來抵銷，來保持輸出入的平衡，則這個國家的經濟，依然是健全的。再者如輸入物品是用於建設生產機關的，則一時輸入的增加，雖然沒有輸出來填補抵銷，也是沒有關係的，因為生產機關建設完成之後，生產力增加了，可以望將來的輸出增加，來補償現時的輸入；但是輸入的是軍需品，所建設的是軍需生產力，此等物品完全是戰爭的消耗品，於國計民生，沒有裨益；因之，軍需品的輸入，如果一國的經濟有餘力，固然無甚妨礙。但是若經濟上沒有餘力，而想硬把它擴充起來，則增加一圓的輸入，就減弱了一圓的經濟力量，日本因為擴充軍備而增加輸出來抵銷，固然已經呈露了日本經濟力量的脆弱，而因為輸入的是無補於生產的軍需品，所以更加深了日本經濟的危機。

日本因擴充軍備而形成了入超，使日本經濟危機格外的深化。日本的輸入既不能由輸出來填補，於是就在國際收支上，形成了支付超過，這筆支付超過，只能用國際貨幣基金的現送來消除。所以如果在存儲黃金豐富的國家，也是不成問題的，只要把黃金源源輸出，

國際收支也就平衡了。但是可憐的日本，現在它所有的黃金，只不過五萬萬二千萬圓，這五萬萬二千萬圓的黃金，如果把它由時價換算起來，也不過是十三萬萬圓左右。除此之外，在日本本部及朝鮮、臺灣等地，每年所產的黃金，共值一萬萬三千萬圓，以今年說，日本所有的黃金，當值十四萬萬三千萬圓。可是爲維持國內信用，紙幣的價值，則必須有六萬萬圓正貨，就是黃金做準備金，因之可以現送的黃金，只有八萬萬三千萬圓左右。黃金的現送，自今年三月九日，在前結成藏時代，實行第一次五千萬圓的現送以來，到現在爲止，總共已現送了六次，共計三萬萬一千萬圓。現在尚有五萬萬二千萬圓，可以供現送的。

日本今年下半年入超增加若干，現在尙難推算，只是自我國對日全面抗戰發生以來，日本的戰費，臨時增加了二十六萬萬圓，幾乎與今年度的總預算同額；而且總額預算中，只有一半是軍費，而這二十六萬萬圓中，雖有一極小部分是分配於外交上的，但其餘全是軍事費，所以軍事費，比較原來的預算，可說是增加了三倍，因爲軍事費的著加，所以今年下半年輸入將大爲增加，是毫無疑義的；至於輸出方面，如果戰爭不爆發，下半年是有增無減的。

但是戰端既啓之後，因為許多市場失去了，同時一部分與軍需品有關的工業，停止商品的生產，而專門製造軍需品，所以輸出也大為減少。結果下半年之入超，至少倍於上半年，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們即使不問日本今年以後的入超，由什麼來償付，就是今年下半年入超五萬萬二千萬圓已有不足之虞了。

在正常的經濟狀態，黃金的輸出，會使國內發生通貨收縮的現象，而使物價低落；可是在目前日本黃金現送的狀態下，決不會發生通貨收縮，與物價低落的現象的。原因是現在的日本的通貨膨脹，並不是由黃金增加而起，乃是由於公債的無限制發行所形成的錢幣膨脹，因此黃金雖然因輸出而減少，並不能使他在金融上發生通貨緊縮，而使物價低落。同時日本黃金輸出，將使金準備空虛，而使信用動搖，這是很危險的，於是就要由增產黃金，集中黃金來補充；但是以日本目前的入超過大，所產的黃金，所集中的黃金，是不能平衡國際收支的，所以不得不以高價購買黃金，與獎勵產金來資補救了。在金貨流通於市場的國家，此種提高金價的辦法，是可以使物價低落的。但是在日本，流通市場的，只是日本銀行的兌

換券，政府的高價收買黃金，一方面是使流通的紙幣增加，另一方面，因為在此種情況之下集中黃金，以紙幣購買黃金，黃金也等於商品，因此黃金價格的提高，也可以促進其他商品，就是一般物價的高漲。所以日本的黃金現送，是更要促進通貨膨脹，而使金融情勢更爲惡化。日本的經濟，是隨着戰爭而一天一天發生動搖。

五 日本戰時外交的底流

日本的外交，早已走上了軍部的外交，日本東京官員新聞會討論過，日本現在的外交，是軍部的外交，他的意義，也就是說：一切外交，是由軍部決定的，因此，日本對我國的外交，是採取今日一聲胡，明日一捆嚇——所謂斷然處置——。

自從「九·一八」一炮彈一響，日本的外交中心，個個在對華對俄，至於英美，他早已不

理不詳，而飽爲了要完成盟國的國際主義，在西歐是西方拉攏意德，自從退却國際聯盟後，爲了減輕對俄負擔，簽訂了日德防共協定。

日德防共協定，顯出了編造的合流，同時，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想打開國際孤立的方針，作了倒一百八十度的迴轉，因此招來了蘇聯、英美、法對日經濟關係的惡化。

在有田外相任內，我們見到一元化運動的努力，但是所謂三省會議，完全是軍部對現事件的外交主張，加上一層更爲肯定的外衣，這樣的一元化，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的。到了佐藤任內，日本外交的戲法，又轉變到打開孤立，但是，政權是操在軍部的手內，這種薄弱的折衝，決不足以把已轉過來的百八十度又轉過了去，英美法以及蘇聯對日本的嚴防和不易諒解，實際還是無法挽回，何況佐藤外交又很快的下台。

自從五·一五事件後，日本的外交，已經握在軍部的手裏，外務省的工作，先要得到軍部的諒解，難怪日本批評家對廣田（日本外交官所在地）體系的衰落，帶着無限的感慨。歐戰前後的外交黃金時代，並且不談，便是廣田時代的無靈精神，也着實足以使人懸念。

外務省之對於擴張在日本政治史上有言不鮮想象的影響，這個就是軍部已達到了大陸進出的遂行期間，標立起不要官僚的外交大旗，日本終身盡瘁於外交事業的成功者，卻犧牲在這鐵棒之下，至於久駐歐美，熏染上自由主義臭味的外交家，早不值軍部理睬了。

日本震關體系之薄弱，目下已達到了極度，每個外務省大臣，都要在軍部道統的實質下工作着，而省內與軍部有聯繫的少壯派，又把持着政策推動的軸心，曾發表「四一七一」聲明的天羽情報部長，出任了瑞士公使，還有主要的兩位局長，桑島和東鄉，桑島是過去的東亞局長，所謂對中國事務的威權者，東鄉是對俄問題的主管者，在大陸進出遂行時期的日本外交，這兩位是有決定提供意見的地位。

外交少壯派的抱負和軍部少壯派本無二致，因為日本外交早已握在軍人手內，在對華政策之急功近利，從何梅協定時期，一直到八·一三抗戰為止，完全是今日一聲明，明日一恫嚇的節奏，這無非是在兩者聯繫之上放射出來的姿勢。

在八·一三抗日以前，日本對華的外交，是採取一手推進的手段，例如惠通公司的說

自擴充航線，強行收買天津土地，自動開拓租界，強迫我國商人以低價供給日本蘆鹽，以及陸宗輿等爲了煙龍鐵礦而忙於奔走，甚至自動興築哈爾濱鐵路，這些絕對違反外交的強佔侵略行爲，都是根據軍部一手推逼的產物。

日本的外交，我們已經無須追尋她的底流了。自從二·二六事變後，完全由軍部一手包辦，我們只要看日本過去對華外交，外務省早已失了獨自存在的價值，必定要由陸海外三省會議來決定，換句話說，外務省不過執行軍部的決定方案罷了。自從八·一三我國實行民族解放戰爭以來，日本是陷於孤立外交的境遇，她爲了要打開這種局面，拼命地藉防止蘇聯，極力拉攏德意，緩和國際間的惡化，意大利最近對日本不加一詞，甚至相護，這本不是以驚奇的，因爲目下國際的形勢，已經形成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對立的狀態，意大利自從併吞阿比西尼亞以來，又長足的向西班牙進展，德國藉這個時期，要求返還殖民地，他們早已有了諒解，德意對目的態度不言可喻的。

日本除積極拉攏德意外，拼命用黃金流入美國，用民間外交見好美國的軍需工業家，

美國政府，是可以被軍需工業家左右的，所以美國軍需工業家抹煞正義，爲日本帝國主義張目，要求實施中立法，並且日本最近派民間有關者向西歐各國遊說，想分散民主國家的團結，實行他的迷夢。

最近十一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載稱：意國將參加日德防共協定。日德意三國間現已完全成立妥協，意國已放棄另立雙方協定之主張，在下屆樞密院開會時，將討論三國防共協定草案，十一月初，此項三國協定可正式宣佈，同時，此約將在羅馬由意國外相齊亞諾，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與日本駐瑞士公使齋田正昭簽訂云。

同日據哈瓦斯羅馬電稱：一般觀察者，對防共協定，以爲官方向無何種表示，但足以令人相信有立即成爲事實之可能，至意日兩國商約，迄今並未簽字，因此若干人士以爲商約簽字延遲之原因，或當由於羅馬與東京間現正談判訂結政治條約，故俟政治條約成立之際，方同時成立商約云，惟意國將僅參加德日兩國防共協定，或另與日本單獨訂立協定，此在政界人士，尚無所聞，惟因遠東事變演進，日意兩國關係，已日見密切矣。

根據以上電訊我們不論德意日三國簽訂防共協定或者日兩國另行簽訂總之德意日三國有着密切的連繫，意首相莫索利尼訪問德國，當然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西歐的火花 西班牙問題，到今天依舊是不死不活，不干涉會議又只好擱淺，意國要達到他的目的，表示不願撤退義勇軍，意國要與日本更為密切的原因，就是增加牽制英美法的力量，日本在國際間要不陷於孤立，只有和意大利攜手，實行東西法西斯的相互呼應。

當比國邀請日本出席九國公約會議，我們早知道他會拒絕參加，在十月二十七日，日本外相廣田照會駐日比大使巴松比爾，表示日本政府不能接受九國公約會議之邀請，否認國際聯盟十月六日譴責日本違犯九國公約的宣言，認比京會議實與國聯有連鎖關係，並發表他片面理由的宣言。

而德國在十月二十九日也拒絕邀請參加，呼應日本的動作，據德報 *Correspondenz* 載稱德政府對於遠東之安南及商務關係，深切關心，不減於九國公約簽字國，所以不派代表參加會議（一），非簽字國（二），不願加入根據國聯決議之合作（三），尤以日本拒絕參加

會議爲主要原因。其意蓋會議既擬用友善方法以解決兩國爭端，當事國中之一，既堅決反對，不派代表列席，則其成功之希望甚微。

在德國的表示不參加邀請的最大的理由，因當事國之一，堅決反對所致，其實德國的不接受邀請，完全替日本聲援，使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更陷於困境。

日本現在的外交，完全是依據軍部的最大的立場，在遠東事變及西歐不甯的今日，想更締結鞏固的法西斯陣線，完成他們侵略的野心，國際信義和道德，決沒有制裁他們的力量。（按：日德義公約，已於最近簽字，並有秘密條款。）

六 戰時日本工農的動態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沒有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時，如我國同樣是農業國家，農

民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自從明治維新以後，跟着歐戰的時機，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工業逐漸抬頭，但是根據朝日年鑑的統計，最近經營農業的還有五百五十萬戶，依舊佔着日本人口半數以上，而在五百五十萬農戶中，有一百五十萬戶是沒有一點土地的，二百五十萬以上有半公頃和不到半公頃，非添租土地耕種，則無以為生的。而另一方面，有五萬擁着十公頃以上的大地主，和十一萬佔有五公頃到十公頃土地的中小地主，這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地主們，他們手裏握有日本全部耕地百分之四十，換言之，日本耕地的面積，差不多佔了一半，而且都是肥沃的耕地。而日本沒有土地的貧農，非租地耕種無以生存，但是爲了高度的地租，又不收多租些來耕種，大多數農民，只租一公頃或半公頃的土地，據他們的統計，耕種一公頃到三公頃的有一百五十萬，三公頃以上的只有二十萬左右。我們在這個比列中就可以知道日本農民的階級化是：三百五十萬到三百八十萬是貧農，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是中農，二十萬是富農。

日本這種田制度帶着極端奴隸式的性質，佃農繳付地主或富農的地租，要佔他們收

成的一半以上，而且這批佃農，大都連住宅基地都沒有，要向地主借地造屋，因此負擔了兩重的壓迫，使日本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呻吟於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之下，這種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就是現代日本農村中基本的剝削方式，但是，這是基本的剝削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剝削方式，日本農民非但爲此，並且還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日本農民基本羣衆的貧困，由於獨佔資本的奴役，是因爲他們既吃米價格低落的苦，又吃米價格高漲的虧，因爲在年終時，農民的藏米吃完了，米價就特別的提高，遭受損失的只是農民大衆，這種遭遇，完全是資本家所賜於農民的恩惠。

日本政權自從被軍部操縱後，每年的軍事預算不斷的增加，試問這些錢除向農民身上壓榨出來，還有什麼別種法子呢，因此日本鄉村的賦稅，要比城市居民高上三倍至四倍，日本農民每年所付的所得稅，與農民收入相同的小商人及手工業者相比，要高上三倍有餘，現在日本的農村，已經達到了無法負擔苛捐雜稅的重擔，所以近年來，日本農村鬪爭格外劇烈了。日本的言論界，早已一致認爲日本農民的狀況，已至完全破產的地位，日本農民

羣，已經在飢餓線上過日子，根據日本官方發表，東北區北部的飢餓農民有七十萬人，他們都是吃野草野果樹皮，日本農村，因軍部的獨裁，早已破碎不堪，賣女孩，壯丁離村等，就是日本農村真實的情景。

據三菱的調查，日本共有五百五十萬產業工人，一百五十萬是女工，其中百分之三二是未滿十六歲的女工，並且除掉產業工人以外，還有一百萬以上的森林業及漁業，鹽業工人，此外尚有一百萬以上的商工業和銀行職員及五十萬農業工人，依據這個統計，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有八百萬以上是出賣勞動力的。

在日本的工人階級中，有着一個特徵，就是婦女與小孩——特別是女小孩——佔着多數，這很明顯的，日本資本家爲了要多得利潤起見，儘量利用廉價勞工，同時因爲農村的破產，鄉村的女子，都被擠出了農村，被他們的父母賣給到都市來。

農村女子，走入了工廠之後，就變成了資本家的奴隸，有的因爲訂立契約關係，他們被安置在工廠宿舍中，除掉到工廠去以外，是沒有權利可以離開這兒的，宿舍的内部，是非常

的糟亂，她們的生活，等於坐牢，因此時常發生疾病，日本的工人階層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水平線之下過活。

日本工人的勞動時間，每天要延長到十一小時至十二小時，近幾年來，因政府的備戰，資本家要趕造軍需軍火及大量生產，發展國外市場，工人的勞動時間就格外地增加而延長了。

日本資本家，一方面要大量生產，一方面又加緊剝削勞動大眾，尤其是女工的工資，要比男子低兩倍，工人是處在十分的困難狀態中，勞資的衝突，也隨着而高漲起來，據去年日本內務省的統計，十一個月中，衝突事件共計一七二五次，參加的人數，有八萬三千餘人，而且因通貨膨脹的施行，物價高漲，工人階層的鬭爭形勢，也格外地尖銳化了。

日本國民的特性，是服從政府，但是他們處在飢餓的掙扎線上，再不像以前馴羊似的人了，他們爲了不能忍受飢寒，已經由馴羊而變成了吼獅了，在總選舉的前夜，市營的電車工人，實行了全體怠工，東京全市，有二百七十幾部電車行駛，在怠工的實行期，只有二十多部

在軌道上遲緩的移動，全市的交通，陷於極度的混亂，不論當局如何的脅迫，反而促進工人更團體而更嚴莊的步伐，並且由市電而普及到省電的怠工，這種勞資鬭爭，完全是軍事豫算的擴張，實行通貨膨脹，使各物騰貴所致。

自從八·一三滬戰爆發以來，日本政府爲了支出極大的資金，不得不增稅及發行赤字公債，農工的生活，格外地悲慘了，因此日本工農反戰的呼聲，滿佈三島，據九月十日神戶電：「神戶大阪當地各大工廠，屢有反戰傳單出現，除指摘軍閥侵略中國外，并勸告在鄉軍人及工人不要爲軍閥聲援……」又據九月九日華英晚報載：「日本在鄉軍人及後備軍人，不願作戰，僱貧苦婦女頂替，故前線日軍女屍頗多。」再據二十一日上海電：「日本政府因滬戰失利，迭在國內強迫徵兵，應徵者以農民及小工商人爲多，此輩僅知出兵，而不知出兵之目的，個人生命事業，全部犧牲，極抱反感。有藉故推託，不願應徵者，即被當局鎗決，開拔時，亦不許親族送行，以減少刺激，如家屬有出怨言者，即停止補助，以示懲戒，因此民間反戰聲浪，日益增高，即有武力，想亦無法維持，反戰印刷品，被憲警沒收者甚多，輿論亦受統制，警所

因左翼乘機活動，現正加緊嚴防中。」

除以上消息外，日本工農大眾生活的惡化，東京朝日新聞也透露了些真實的消息：「日本最低生活代價指數，如以一九一四年水平爲一百，則本年一月爲一八七·九，而七月爲一九三·七，中日戰爭爆發後，日用品價格，更加激漲，工農生活，更陷苦境……」

在戰費無限制的增加，日用品價格，當然要無限制的激漲。日用品價格無限制激漲，在早已無法過活的日本工農大眾的生活，一定更惡化下去，在這樣情形下，他們還能始終忍受嗎？當然的，日本工農祇有反戰，才能解除他們的自身痛苦，工農的反戰動態，是必然的現象。

無疑地的，日本工農只有走上反戰的路線，但是我們不能說，日本工農大眾的鬭爭，在一二天內就可以擴展而劇烈的發生搖動，但是只要我們有持久的戰鬭，日本工農反政府的力量也會隨着而增加的。

日本工農大眾，爲他們自身痛苦解除起見，已經進入反戰反政府的初期，只要我們持

久和暴日拼命，日本國內的黑漆似的前途，早已擺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了。

附錄

日本戰鬥力的估計

一 陸軍實力

自從日本軍隊在蘆溝橋挑釁之後，我們政府已下定了長期抗戰的決心，但在抗戰發動之後，敵人的實力，我們必須要調查明白。雖然，有很多的地方，敵人是非常秘密，不容我們探得的，可是我們也必須對於敵人的實力，作一準確估計，絕不可以估計得太高或太低。所以我們對於材料的搜集，是非常精密。

日本的陸軍，無疑的以中俄爲假想敵，爲了貫徹其大陸迷夢，在實的方面是異常充實

的。雖然常備兵祇有十七個師團，可是它們是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又有在鄉軍人，其數亦有相當可觀，約計六十萬之譜。所以，一旦動員起來，其數量，可達到平時兵力的七倍。徵集總數爲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約七百五十萬）其中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爲總動員的四分之一（約一百八十五萬）軍需工業直接間接之從業員，約爲戰鬥兵員之一倍七（約三百萬），如果將這些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統統編制起來，那末可編成一百〇二師。如着重於質，專挑選精力豐富的壯丁編成，則僅能編成六十四個師，約計戰鬥兵員一百二十五萬人而已。這是日本最高的陸軍兵額了。

至於其十七個師團常備兵的編制，由步兵二旅團，騎兵和野砲兵各一聯隊，工兵和輜重兵各一大隊，合編而成，所謂旅團，等於中國的旅，聯隊則等於中國的團，人數約一萬五千左右。特別師團是特種編制的師團，除上述的兵力以外，更加上野戰重砲兵旅團，重砲兵聯隊或大隊，小砲兵聯隊或大隊，以及空軍聯隊，戰車聯隊，高射砲聯隊，兵工廠，（包括電信，鐵道二者）合編而成。所謂大隊，則等於中國的營，中隊則等於中國的連，小隊則等於中國的

掛。

至於特種化學軍事團，則另成獨立的編制。其常備軍中的戰鬪力，最精銳者，以近衛師團爲其中的首屈一指，平時是拱衛近畿的。此外的第一師團，爲二、三、六事變的發動部隊，其指揮者的法西斯精神尤爲雄厚，故士兵們單純的野心的英雄觀念，較爲昂盛。其他如久留米第二師團，廣島第五師團，熊本第六師團，名古屋的第三師團，宇都宮第十四師團等，都是日本陸軍中的精銳師團。除此十七個師團之外，又有四個獨立騎兵旅，（八個砲兵團），四個獨立陸戰的重砲兵旅，（八個砲兵團），坦克隊有三個，飛機團有八個，其他還有七團至十二團的不同用途的砲兵聯隊，以及許多獨立的專門化部隊，如化學部隊等。

正規軍之外，又有守備隊及獨立守備軍等。駐紮朝鮮的有朝鮮軍，以朝鮮兵士爲主體，與日軍官合編而成。駐紮台灣的有台灣軍及台灣守備隊，其性質與朝鮮軍完全相同。在華北的有所謂華北駐屯軍，在滿洲的又有關東軍，還有所謂憲兵隊。在名義上，日本的軍隊雖只有二十三萬人，其實合計起來，共有常備兵力三十萬人，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地軍隊還

不算在內。

而欲更進一步明瞭敵人的陸軍實力起見，則對於目前的六十萬在鄉軍人的編制組織，訓練，以及作戰能力等，應有詳述的必要。

在鄉軍人有一個特殊的集團組織，那就是在鄉軍人會。直接受制於軍隊。其份子，多數是日本的農工勞動級，所以這種軍人，可以說是日本的基本武力。

關於在鄉軍人的受訓時期，差不多一年四季統受訓練，惟時間都在業餘之暇。完全是強迫的。故其心理往往厭戰，據最近東京方面的消息，日軍部已開始集中在鄉軍人，但有許多在鄉軍人，皆不能應召而至，所以其戰鬥力的薄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海軍實力

關於日本海軍，無疑地以對英對美爲目標，英美海軍其好，故前有五五三海軍比率的協定。期滿自被日本廢除之後，對於海軍軍備，乃如瘋如狂般地謀發展。可是限於經濟，故其

海軍實力，總在英美之下。降至最近，日本現有正式軍艦二百三十三艘，內計主力艦十一艘，航空母艦六艘，A級巡艦十三艘，B級巡艦廿六艘，驅逐艦一百十五艘，潛水艇二百三十三艘。同時其國內多數民用航輪，在戰時已可改爲軍艦。又據「日本海軍之補充計劃」說，日本將建造八千五百噸的巡洋艦兩艘（大小與駛並作戰的敵艦出雲號相等），一萬噸的航空母艦兩艘（約可載飛機六十架），一千四百噸的驅逐艦十四艘，潛艇六艘，五千噸埋雷艦一艘，魚雷艇及其他軍用艇若干艘，以及其他若干飛機艦隊等。

日本爲謀對付美國，在遼闊無際的太平洋作戰起見，現有三萬噸的巨型主力艦四艘，速力均在二十二海哩之上。艦上裝有四十生的大砲八尊，十四生的砲二十尊，八生的高角砲四尊，魚雷發射管八座，每隻艦上均駐有士兵一千數百人。其艦上巨砲的威力，射程可達三萬四千米，平均速度每秒鐘達八百米，所以在距離三萬米的地方，可以打穿二十五生半厚的鐵板。

三 空軍總數

說到日本的空军，現尚未獨立，分隸於陸海軍之下。陸軍方面有飛機一四五〇架，設八聯隊。下分偵察機隊，戰鬥機隊各十一中隊，爆炸機四中隊。又有氣球隊二隊。海軍有飛機九百架，分編三十六隊。民用飛機凡三百架左右，在戰時可改為軍用者，至多二百架之譜，故其總數至多不會超出三千架。

至於其航空人員，年來以訓練五萬人為目標，但至最近尚難達其目的，據確實的統計，至少可得二萬人之譜，按飛機之多少，概佔其中三分之一，其民間的航空學校，亦有多處，最著名者有兩處，一是在神戶國際學校，在東京的蒲田，一是在名古屋航空學校，在愛知縣的名古屋。至於其飛機的製造，完全由政府所設計，年來政府的擴大宣傳，民營製造飛機廠，亦如雨後春筍，接踵而起。軍用飛機場，遍設各處。最近為欲控制中國，對抗香港菲律賓起見，上年二月間在台灣增設第三航空隊，佈置空防，更在台北撥巨款建一最大機場，雖其野心甚大，而空軍的實力，在世界列強中祇佔其第七位而已。

四 化學戰隊

日本除海陸空軍積極擴充之外，對於毒氣的研究與製造，亦急起直追，不甘後人。這種研究與製造，雖嚴守秘密，但從化學者所研究發表的加以猜想，其軍部業已儲藏許多毒液與毒彈。此外尤有一種病源菌，也在不斷製造與研究之中，據說可用飛機一架，散佈此毒菌於敵人之河沼，即可起毒化作用。不過將來日本的化學家是否果真有這種能力，卻還是一個疑問。

此外製造毒氣的必要原料——硫黃，其產量亦逐年增加。在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他亦有五萬九千噸的產量。後鑒於毒氣在戰時的重要，乃拼命生產，至一九三二年，即增加一萬噸之數。近來雖無統計，但料想一定會超出八萬噸之數。同時其軍隊中，亦有化學隊之設，可鑒其侵略野心的熱烈。

五 日本的壯丁

欲明日本本國內壯丁的確數，須先將其人口加以精密的調查與分析，方能知其詳盡。

日本人口號稱七千萬，即將此數以男女各半而計。則全國的男子可得三千五百萬。將此三千五百萬男子，以除去未滿十八歲的青年，及已過四十二歲的老者而論。那末其所謂壯丁，至多可得三分之一，約一千一百餘萬。然此一千一百餘萬，尚欲除去其有惡疾與殘廢病弱，故實際所有者，祇佔人口總額百分之十二而已，（約八百四十萬）那末與我國五千四百萬的壯丁數相比，誠覺望塵莫及也。